

『天有多少星』之一-----「求到一個特殊的孩子」(上)

林美淑

(人本教育札記 2010.01.No.247.p.48)

約六七十年前，在屏東縣林邊鄉一個極度窮困的村莊，家家籠罩在為三餐奔波的煩惱中，無論老小皆要分攤家計，每天過著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辛苦日子。那時候，及齡孩子若能上到國小或初中教育，就算奢侈了，而有障礙的孩子，則往往被關在家裡，有的甚至流浪在各庄頭，任人當瘋子般追打取笑。通常人對障礙者都抱著歧視的眼光，家有障礙者，難免覺得沒臉見人。

早年守寡又不識半個字的先母，靠著僅有的幾分田地種植稻米、甘薯、養豬、養牛，艱困地籌措一家九口生計，還要到處排解婆媳之爭或家庭糾紛，並錙銖計較每一分毫，要標多少穀會、借多少銀兩---就算是做牛做馬，都要讓自己的孩子獲得就學機會。在那樣一個窮鄉僻壤，男尊女卑的年代，我何其有幸，能多讀幾年書、多識幾個字，這一切都是先母立下的好榜樣，我也深信只要夠努力，命運必定掌握在我手中，可以創造不一樣的人生價值。

奈何晚婚又辛苦求得一子，卻沒想到孩子會是一個道道地地的，大家沒見識過的怪孩子。我的心情沮喪到極點，我的抱負、我的信念，驗看著即將被一個學名「自閉症」的孩子徹徹底底毀掉，哪能不怨？哪能不悔？人生的方向如果不能轉個彎，根本熬不過來。

我因為刻苦耐勞的成長背景，才能挺過了重要關卡，與自閉兒共舞，儼然是我後半生的課題與志業。

他的神情，似是恍恍惚惚

外子身為獨子，背負著傳宗接代的重責大任，而長輩抱孫心切，這樣的壓力我隱藏於心底，終於狠心辭去私人公司小主管的工作，一心求子。各種偏方我們都嘗試了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五年後有了好消息。妊娠中，我雖得忍受孕吐的生理痛苦，卻心情開朗，全家上下也無不喜出望外。可是懷孕後的前三個月，我一直有流產跡象，於是遵照醫生囑咐躺著安胎，因此享受了半年無需操勞家務的日子。但我生性好動，終日無所事事，竟也漸漸成了一種折磨！然而由於期待新生命降臨，我覺得什麼樣的辛苦都不足掛齒。

1981年元旦，未足月的寶貝衝破羊水，我在挨了幾針催產針與八小時的產痛後，腹中胎兒卻遲遲未順利生產，於是醫生當機立斷，用產鉗將胎兒夾出，一個白胖的男娃兒呱呱落地了，但他的額頭烙上了凹痕，對老一輩的人來說，那是「破相」的註記。但我相信，那是我寶貝帶給我好運的印記，因為有他，讓我洗刷了不孕的罪名。

懷孕及生產過程的不順遂，加上曾有陪同二十來個姪子、姪女成長的經驗，使我具有某些程度的敏感，對我的孩子的發展問題，一直相當擔心。孩子四個月大時，眼睛炯炯有神，但神情似是恍恍惚惚，於是我與外子提及，我們的孩子可能是智能不足，而遭他駁斥，可是我心裡早已打了個大問號。所以我每天盯著孩子的一舉一動，也更加勤快地尋找醫學相關書籍，想儘快找到答案。

育兒知識，無論來自書籍或道聽塗說，足足一籬筐那麼多。餵食母乳是當媽媽準備好的第一個功課，人類的本能吸吮母乳是天經地義的事，而我的寶貝竟然拒絕吃母乳，任我怎麼努力都沒能突破，泡好的牛奶卻咕嚕咕嚕兩三下就吸光光，心理納悶著「怎麼會有不吃母乳的孩子？」，抑或是我的育兒功夫不上道？

(待續)